

大学 中庸 章句

〔宋〕朱熹撰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系列

大学中庸章句

[宋] 朱 熹 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中庸章句/(宋)朱熹撰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6
(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系列)
ISBN 978 - 7 - 5087 - 4459 - 9

I. ①大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大学》—注释
③《中庸》—注释 IV. ①B222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2324 号

书 名: 大学中庸章句
撰 者: [宋]朱 熹
责任编辑: 尤永弘
助理编辑: 崔俊敏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编辑部电话: (010)66078402
电 话: (010)66080300 (010)66051713
(010)66051698 (010)66063678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: 150mm × 230mm 1/16
印 张: 4
字 数: 64 千字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12.00 元

弁 言

我中华民族广土众民，源远流长，尽管历史跌宕起伏，春秋以降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是物阜人丰，黼黻文章，为世界民族之翘楚。除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坚韧和顽强之外，还得益于凝聚人心、砥砺人格、维系社会的儒家精神如日月照耀民族的心灵，给予这个民族光明和希望，智慧和力量。虽不是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”，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为其后的家、国、天下中的中国人提供了行为规范和心灵坚守的选项，所谓“诗以言志，书以记事，礼以修行，乐以致和，易以明阴阳，春秋以正名分；圣人授之以六艺而明教化兴礼义”。

自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编《七略》，将《论语》归于六艺；至宋人编《十三经注疏》，遂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并列；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本入《小戴礼记》，《中庸》为历代学者推重，以致被奉为“孔门传授心法”；北宋二程始倡《大学》为人德之门。南宋朱子承先贤之意，合称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为四书，并为集注为章句，探幽发微，世人悦服，经元明清三代，寔为家弦户诵，童稚必读，科举取士亦以之为圭臬。

儒家之书，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至曾子、思子、孟子代代相传，史无征信。愚以为先口口相传，述而不作，后门人、学者于记述中不断附益而成。各时代附益乃至篡改的内容，也由历代训诂、考据专家不断考证和澄清。但大体的内容和主旨应没有证伪的资料。为《四书》注解、补正也可谓代有才人，灿若群星，不可胜数。他们将



四书的内容与自己的认知、体会和考证出的材料糅合，与世道贯通，表述胸臆，彰显节操乃至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朱子之于四书之于孔学，如其本人所说，“毕力钻研，死而后已”。我们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，谒见朱子，便可入圣人之门，有得亦进德，乃至登堂入室，完成彻底的精神的蜕变或浴火重生。

本丛书依据中华书局 1982 年版、钱穆《四书释义》等书，在句读方面对中华书局版多处校勘正误，不揣浅陋，诚愿方家指正。

编 者

目 录

大学章句

大学章句序.....	2
大学章句	4
附：大学问	14

中庸章句

中庸章句序.....	20
中庸章句	22
附：郑玄注《中庸》	45

大学章句

大学章句序

大学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。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

三代之隆，其法寔备，然后王宫、国都以及闾巷，莫不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；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、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

夫以学校之设，其广如此，教之之术，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，而其所以为教，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，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。其学焉者，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职分之所当为，而各俛焉以尽其力。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，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！

及周之衰，贤圣之君不作，学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风俗颓败，时则有若孔子之圣，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，于是独取先王之法，诵而传之以诏后世。若《曲礼》《少仪》《内则》《弟子职》诸篇，固小学之支流余裔，而此篇者，则因小学之成功，以著大学之明法，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。三千之徒，盖莫不闻其说，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，于是作为传义，以发其意。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，则其书虽存，而知者鲜矣！

自是以来，俗儒记诵词章之习，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；异端虚

无寂灭之教，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。其他权谋术数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说，与夫百家众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诬民、充塞仁义者，又纷然杂出乎其间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，晦盲否塞，反复沉痾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坏乱极矣！

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。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，既又为之次其简编，发其归趣，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、圣经贤传之指，粲然复明于世。虽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顾其为书犹颇放失，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辑之，间亦窃附己意，补其阙略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极知僭逾，无所逃罪，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、学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则未必无小补云。

淳熙己酉二月甲子，新安朱熹序。



大学章句 大，旧音泰，今读如字。

子程子曰：“大学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论、孟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程子曰：“亲，当作新。”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；然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。至善，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学之纲领也。**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**后，与後同，后放此。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则志有定向。静，谓心不妄动。安，谓所处而安。虑，谓处事精详。得，谓得其所止。**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**明德为本，新民为末。知止为始，能得为终。本始所先，末终所后。此结上文两节之意。**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**治，平声，后放此。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诚，实也。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实其心之所发，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。致，推极也。知，犹识也。推极

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此八者，大学之条目也。**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**治，去声，后放此。物格者，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。知既尽，则意可得而实矣，意既实，则心可得而正矣。修身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齐家以下，新民之事也。物格知至，则知所止矣。意诚以下，则皆得所止之序也。**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**壹是，一切也。正心以上，皆所以修身也。齐家以下，则举此而措之耳。**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**本，谓身也。所厚，谓家也。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。

右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五字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所定，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凡传文，杂引经传，若无统纪，然文理接续，血脉贯通，深浅始终，至为精密。熟读详味。久当见之，今不尽释也。

康诰曰：“克明德。”康诰，周书。克，能也。**大甲曰：“顾諟天之明命。”**大，读作泰。諟，古是字。大甲，商书。顾，谓常目在之也。諟，犹此也，或曰审也。天之明命，即天之所以与我，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。常目在之，则无时不明矣。**帝典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**峻，书作俊。帝典，尧典，虞书。峻，大也。**皆自明也。**结所引书，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传之首章。释明明德。此通下三章至“止于信”，旧本误在“没世不忘”之下。

汤之盘铭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盘，沐浴之盘也。铭，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。苟，诚也。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铭其盘，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，则当因其已



新者，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略有间断也。康诰曰：“作新民。”鼓之舞之之谓作，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诗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”诗大雅文王之篇。言周国虽旧，至于文王，能新其德以及于民，而始受天命也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自新新民，皆欲止于至善也。

右传之二章。释新民。

诗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诗商颂玄鸟之篇。邦畿，王者之都也。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诗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！”缙，诗作绵。诗小雅绵蛮之篇。缙蛮，鸟声。丘隅，岑蔚之处。子曰以下，孔子说诗之辞。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。诗云：“穆穆文王，於缉熙敬止！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於缉之於，音乌。诗文王之篇。穆穆，深远之意。於，叹美辞。缉，继续也。熙，光明也。敬止，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圣人之止，无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学者于此，究其精微之蕴，而又推类以尽其余，则于天下之事，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。诗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！”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僩兮者，恂栗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；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澳，于六反。萋，诗作绿。猗，叶韵音阿。僩，下版反。喧，诗作喧，谖，诗作谖；并况晚反。恂，郑氏读作峻。诗卫风淇澳之篇。淇，水名。澳，隈也。猗猗，美盛貌。兴也。斐，文貌。切以刀锯，琢以椎凿，皆裁物使成形质也。磋以铍铎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泽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复磋之。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复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绪，而益致其精也。瑟，严密之貌。僩，武毅之貌。赫喧，宣著盛大之貌。谖，忘也。道，言也。学，谓讲习讨论之事，自修者，省察克治之功。恂栗，战惧也。威，可畏也。仪，

可象也。引诗而释之，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。道学自修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恂栗、威仪，言其德容表里之盛。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。诗云：“於戏前王不忘！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於戏，音呜呼。乐，音洛。诗周颂烈文之篇。於戏，叹辞。前王，谓文、武也。君子，谓其后贤后王。小人，谓后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，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，愈久而不忘也。此两节咏叹淫佚，其味深长，当熟玩之。

右传之三章。释止于至善。此章内自引淇澳诗以下，旧本误在诚意章下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犹人，不异于人也。情，实也。引夫子之言，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。盖我之明德既明，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，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。观于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。

右传之四章。释本末。此章旧本误在“止于信”下。

此谓知本，程子曰：“衍文也。”此谓知之至也。此句之上别有阙文，此特其结语耳。

右传之五章，盖释格物、致知之义，而今亡矣。此章旧本通下章，误在经文之下。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所谓诚其意者：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！恶、好上字，皆去声。谦读为慊，苦劫反。诚



其意者，自修之首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辞。自欺云者，知为善以去恶，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。谦，快也，足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。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，则当实用其力，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善恶则如恶恶臭，好善则如好好色，皆务决去，而求必得之，以自快足于己，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。然其实与不实，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，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。小人閒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閒，音闲。厌，郑氏读为廕。閒居，独处也。厌然，消沮闭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阴为不善，而阳欲掩之，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；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。然欲掩其恶而卒不可掩，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，则亦何益之有哉！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，而必谨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虽幽独之中，而其善恶之不可掩如此。可畏之甚也。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胖，步丹反。胖，安舒也。言富则能润屋矣，德则能润身矣，故心无愧怍，则广大宽平，而体常舒泰，德之润身者然也。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，故又言此以结之。

右传之六章。释诚意。经曰：“欲诚其意，先致其知。”又曰：“知至而后意诚。”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，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，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，则其所明又非己有，而无以为进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，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，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。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程子曰：“身有之身当作心。”忿，弗粉反。懣，敕值反。好、乐，并去声。忿懣，怒也。盖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人所不能无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则欲动情胜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心有不存，则无以检其身，是以君子

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，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右传之七章。释正心修身。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盖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。然或但知诚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。自此以下，并以旧文为正。

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：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！辟，读为僻。恶而之恶、敖、好，并去声。鲜，上声。人，谓众人。之，犹于也。辟，犹偏也。五者，在人本有当然之则；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，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。故谚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谚，音彦。硕，协韵，时若反。谚，俗语也。溺爱者不明，贪得者无厌，是则偏之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齐也。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。

右传之八章。释修身齐家。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于国：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弟，去声。长，上声。身修，则家可教矣；孝、弟、慈，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；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齐于上，而教成于下也。康诰曰“如保赤子”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！中，去声。此引书而释之，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为，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。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；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国。僨，音奋。一人，谓君也。机，发



动所由也。僨，覆败也。此言教成于国之效。尧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；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好，去声。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国而言。有善于己，然后可以责人之善；无恶于己，然后可以正人之恶。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谓恕也，不如是，则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矣。喻，晓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通结上文。诗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夭，平声。蓁，音臻。诗周南桃夭之篇。夭夭，少好貌。蓁蓁，美盛貌。兴也。之子，犹言是子，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妇人谓嫁曰归。宜，犹善也。诗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小雅蓼萧篇。诗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诗曹风鸣鸠篇。忒，差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此三引诗，皆以咏叹上文之事，而又结之如此。其味深长，最宜潜玩。

右传之九章。释齐家治国。
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：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长，上声。弟，去声。倍，与背同。絜，胡结反。老老，所谓老吾老也。兴，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。孤者，幼而无父之称。絜，度也。矩，所以为方也。言此三者，上行下效，捷于影响，所谓家齐而国治也。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。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，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，而天下平矣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：此之谓絜矩之道。恶，先，并去声。此复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。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，则必以此度下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于我，则必以此度上之心，而亦不敢

以此不忠事之。至于前后左右，无不皆然，则身之所处，上下、四旁、长短、广狭，彼此如一，而无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，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。所操者约，而所及者广，此平天下之要道也。故章内之意，皆自此而推之。诗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乐，音洛。只，音纸。好、恶，并去声，下并同。诗小雅南山有台之篇。只，语助辞。言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，则是爱民如子，而民爱之如父母矣。诗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，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僇矣。节，读为截。辟，读为僻。僇，与戮同。诗小雅节南山之篇。节，截然高大貌。师尹，周太师尹氏也。具，俱也。辟，偏也。言在上者人所瞻仰，不可不谨。若不能絜矩而好恶殉于一己之偏，则身弑国亡，为天下之大戮矣。诗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；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丧，去声。仪，诗作宜。峻，诗作骏。易，去声。诗文王篇。师，众也。配，对也。配上帝，言其为天下君，而对乎上帝也。监，视也。峻，大也。不易，言难保也。道，言也。引诗而言此，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有天下者，能存此心而不失，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，自不能已矣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先慎乎德，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。德，即所谓明德。有人，谓得众。有土，谓得国。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，本上文而言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人君以德为外，以财为内，则是争斗其民，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。盖财者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而欲专之，则民亦起而争夺矣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外本内末故财聚，争民施夺故民散，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悖，布内反。悖，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，明货之出入也。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，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也。康诰曰：“惟命不于常！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道，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诗之意而申言之，其丁宁反复之意益深切矣。楚书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楚书，楚语。言不